

走马  
天下

## 何陋轩里 喝杯茶

◎林小森

上海松江有座方塔园,方塔园东南角有片茂盛的竹林,走到竹林深处,出现了弧度乖巧的矮墙,墙砌得很拙,就像江南农村没怎么出师的泥瓦匠小师傅动手砌的,而沿着矮墙走到尽头,在萧萧竹声的包围中,古河道畔的小岛上,一幢以竹子与茅草打造的茶室,四坡顶、弯屋脊,它犹如一只满被羽毛的大鸟翩翩飞至,背羽与双翼微微收拢,像在匍匐小憩,并陷入沉思当中。这就是“何陋轩”,是已故建筑大师冯纪忠先生的杰作,它质朴无华又超然物外,很有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意境,苍苍老老,又温暖人。

如今,这里是松江居民下棋喝茶的场所。我亲见敞开了丝棉袄的菜农,挑着卖空的竹筐子前来。老农卖掉了凌晨下地采摘的新鲜蔬菜,买了一包瓜子、一包蟹壳黄烧饼,要一杯最普通的炒青,让冬日暖洋洋的太阳,晒走骨缝里的劳乏;也有讲究的文青带着炭炉与小铁壶来,带着老茶、柑橘、糕饼及挚友,到这里来消磨半天时光。

我与好友来到这里,是为了尝一尝今年的白露茶,并观赏这座不用一根铁钉、不用一根木料、不用一块水泥砖头盖起的奇妙建筑。冯先生画出了绝妙的建筑孤线,像鸟的翅膀一样伸展,充满轻盈自由的韵味。何陋轩用很细的竹子,支撑看上去厚重的茅草屋顶,而正中最高处的竹子屋梁,被错落有致的粗毛竹柱子所支撑,竟然高达7米。单凭有韧性的竹子与有呼吸的茅草,单凭竹子之间的捆绑与穿插连接,就支撑起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茶室,这件事本身就令人吃惊。

茶室中央轩敞高耸,四面是敞开的,无窗无门,像公园里的露天茶室一样,清风流动。头顶上是一个很现代的桁架式结构,所有竹子做的梁柱,在其交错捆绑的节点处,都用油漆涂黑,感觉像是乌钢。如此比衬出屋梁上经过除虫、漂白的竹子,如此洁净。是的,白色的竹子呈现轻盈的漂浮状态,但依靠乌黑沉静的节点,散发茅草香的屋顶,呈现了一种举重若轻之美。

何陋轩这名字,出自刘禹锡的《陋室铭》。这里四面环水,弧形围坪,竹椅藤几,处处呈现出古朴自然的山野意态,与四周竹景情韵交融,融为一体。竹草建筑既饱含哲思,又是有人情味的、家常化的。我看到,挑了菜筐子来的老农,喝完了茶,自觉自愿拿起工作人员搁在外面的竹扫帚,开始扫起外面的落叶来,他扫过落叶,又掬河中水,稍稍沾湿扫帚,进来清扫轩中的瓜果壳和孩子们玩闹时扔出的纸飞机。而刚刚用炭炉煮了茶的年轻人,以余光目睹老农的劳作,很觉得不好意思,便取了炭炉上刚烤出蜜汁来的小山芋,悄悄地放到了老农的茶桌上。



越冬的丹顶鹤

◎从然

## 白颈鸦

◎达少华

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确实,鸦科鸟类中的不少种类都是全身一抹黑。有没有例外呢?也有,那就是白颈鸦。白颈鸦的显著特点就是全身黑羽,但在胸、颈部有一不规则的白色领环,远看像似白色颈圈,因此被命名为白颈鸦。

去年11月11日晚,南通电视台播放了白颈鸦的专题视频,一只黑羽白颈环的大鸟在草地上来回跳跃、起落、觅食,一点都不怕人。它吃了人们投给的不少食物,甚至连汤水中的面条都能用看似笨拙实则灵活的喙捞起来吃,所以动植物专家居卫东老师说,这可能是一只经过了人工饲养的白颈鸦,与人的亲和度很高。这只白颈鸦的体态之优美、羽色之和谐、特征之鲜明、动作之灵活、食姿之优雅,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说起来,我与白颈鸦还有一点渊源。小的时候机缘凑巧,在农户屋后的大树上见到过白颈鸦,使我对它有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知道了它的名字,觉得名字与特征颇为

切合。但后来的数十年,竟再也没在野外再见到过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南通究竟有没有白颈鸦,能不能将白颈鸦写入新编《南通市志·生物资源》之中?

一翻资料,大吃一惊,原来白颈鸦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国外仅有越南等少数国家有分布。因此,也有人认为白颈鸦应该是中国的独有鸟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宝贵的。

从南通人的角度看,南通野外存在白颈鸦也是肯定的。南通博物苑自然部原主任徐志楠先生的《南通市鸟类名录初汇》和鸟类学研究专家张卫东老师的《南通市鸟类名录》中均记有“白颈鸦”,可见南通应该是野生白颈鸦的野外分布区域。因此,《南通市志·生物资源》中写上了白颈鸦。白颈鸦入志,经过了南通有关专家、南通大学生物系、南通大学地理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方志出版社并延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专家教授的审核,均未

对白颈鸦入志提出疑议。

白颈鸦是大中型鸟类,在各地,包括南通在内均为留鸟,不迁徙。一般体长42厘米~54厘米,全身除后颈、颈侧和胸部为白色,形成一宽阔的白色领环外,其余全为黑色,白色领环在黑色的体羽上极为夺目,一眼即可辨识。它们栖息于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呈单只或小群活动,主要在地上觅食,善行走,常在地上缓步慢行,边走边啄食,为典型的落地鸟。也能疾步行走,但很少跳跃。性机警,无论是休息还是觅食,都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

白颈鸦为杂食性鸟类,繁殖期2~7月,每窝3~7只。由于白颈鸦栖息在人类居住环境附近,受农药化肥的影响,种群数量明显减少,这就是近些年来很少见到白颈鸦的重要原因。所以博物苑的居老师说,一地有分布的某种动物,人们不一定能看见是正常的。白颈鸦就是这样的一种鸟类:有分布,难见到。

## 魔幻

◎朱朱

老李对于上次的酒后失言一直耿耿于怀,又熬不住想见老友,隔了好久假装众人都失忆才壮起胆子来参加聚会。虽然近些年他混得不错,可但凡席间有人说起别人的好,他总会赌气般地揪别人的小尾巴。上一次小钱在他跟前夸赞老陈项目越来越多,老李趁着酒劲儿把星星投了老陈的项目几十万元并且亏得底朝天的事全盘托出,三言两语罢了眼神里全是鄙视。

第二天小钱告诉老李,昨晚老李鄙视的眼神身后,就是老陈那张不懂是因为喝了酒还是窘迫而涨得红紫的脸,距离不超过四十厘米。老李听完也窘得一身汗,哎呀同学聚会太可怕了,下次我再也不来了。嘴上说不来,这次小钱召集的聚会老李答应得最爽快,顺道接了另外两个人,还带了

几瓶高级红酒。

老李和老陈中学同桌了六年,一直暗暗较劲儿,喜好足球喜欢听歌,喜欢的女生也是同一个。虽然没进同一所大学,都没有跟共同喜欢的女生有下文,但在同一个城市经常联络相聚。老李毕业以后迅速杀入职场,有股不混出人样儿来誓不罢休的阵仗,老陈一路考研考博去了国外,在别人已经结婚生子的时候,老陈想再读博士后。老陈双亲听完头发都白了,于是没多久老陈结了婚拖着妻儿去了国外,他还是想再读书。

老李浸染社会良久蜕去了学生时代的青涩,内心成了根油条,他越来越感觉整个生活就是宇宙间的黑洞,只有用数学一样精准的功利才能活下去,柔肠与感性只会让事情鸡飞蛋打,所有一切灰飞烟灭。时光飞逝,有些人 and 事

渐渐变得魔幻。有时候他也会着了魔一般毫不犹豫偏向平时遵循的轨道。

老陈有一年在机场被偷了钱包,瞬间六神无主,想起老李在这个城市,在夜色阑珊的机场打电话给老李。那时候,他们已经整年不联系了。老李接完电话瞬间从饭桌上跳起,风驰电掣赶到机场把兜里四十几张人民币都掏给了老陈,那个年代还没有微信转账。

那天老李又喝多了,除去酒上头以外,思念也涌上心头。因为疫情老陈好久都没回来了,于是饭桌上打视频电话,时差七八个小时以外的地球的另一端是阳光灿烂的下午。一张桌上十几个人争相去看老陈那张圆脸,老李忽然想起他俩好了又吵吵了又好的学生时代,瞬间泪流满面。

科普  
小品心窗  
片羽